

◇名家

花气惟春识 书声只鹤闻

——读白军君先生解读《诗经》系列文章有感

□ 成锡锋

我本和白军君先生素不相识且至今未曾谋面,而对他的了解始于对他笔下文字的欣赏。我知道他写过诗、写过散文、写过小说,当然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写的东西与众不同,文字经得起推敲,思想耐得住品味。然而,当几个月前白先生应约在《吕梁日报》就《诗经》中的篇什进行系列解读的时候,我还是在期盼之余替他捏了一把汗,因为对生成时间早的经典文本进行解读的人已不可胜数,这无疑给后人形成了难以逾越的高标。

让我感到高兴的是,白先生因积淀有年、思出于己而做到了独出机杼且不负众望。他的开篇之作聚焦《关雎》,慧眼独具地提出“为什么是荇菜”的问题,并从美学的角度予以了令人信服的阐释,深化了人们对古代爱情的理解;而随后对《蒹葭》的解读,他也抓住了“伊人是谁”这个锁钥,经过分析而得出“怀旧之作,主旨不出恋人离别后的苦痛”的结论,坐实了中国爱情“道阻且长”的文学源头。特别是第三篇《“硕鼠”就是鼠大爷》的横空出世,更让我有了眼前一亮的感觉,因为他对“硕鼠”的正名出人意表一如石破天惊。

众所周知,关于《硕鼠》主旨,《毛诗序》认为刺国君“重敛”,而朱熹《诗集传》则认为刺有司“贪残”,两说貌似不同,但所刺对象虽有“昏君”和“贪官”之别,“反抗奴隶主剥削劳动人民”之意则毫无二致。而后世皆沿袭此说,就是当今中学课堂和大学文学史教材也均无一例外地以“刺”说为主臬。对此白先生颇以为然,他不仅首先通过“‘硕鼠’食黍、食麦、食苗,所食之物都是植物,只有田鼠的食性才是这样子”的推理,有理有据地否定了“硕鼠”就是“大老鼠”的习惯性看法,同时通过对该诗诞生地魏国(今芮城)农业发展史中鼠灾严重史实的考察,和对民歌创作者文化基础和生活依据的分析,旗帜鲜明提出“‘硕鼠’就是鼠大爷”这一论点。在他看来,《硕鼠》不过是人类在农业生产史和发展史上试图征服自然或曰“与天斗”“与地斗”“与鼠患斗”的一曲长歌,其间警告和哀求、愤怒和祈祷、悲痛和抗争等诸多矛盾情绪真

实而又和谐自然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该诗特有的多声部的艺术交响。

白先生无疑是大胆的,因为要让读者从先人为主的前人陈说或曰陈说中解放出来并不容易,而且也容易招来物议。事实上,白先生文章发表之后,有一些在中学或高校从事语文教学的老师,就和我说过他们或平和或激愤的不同看法。我理解这一切,因为“诗无达诂”是文学鉴赏的基本常识,而见仁见智更是文本阐释的常见现象,仅以《诗经》开篇之作《关雎》为例,对其主旨就有美“后妃之德”和“后妃求贤”、康康王晏起、贵族贺婚歌、恋诗及求贤登诸多不同的理解,而鲁迅当年也曾说过:“同是一部《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更何况,如若我们自己也曾自信满满地按照教学参考书向学生们讲授过《硕鼠》反映了阶级矛盾的话,让我们突然否定自我而接受新说,不仅需要见识和能力,也需要胸襟和雅量。不过,就我而言,虽然也曾曾在三尺讲台向学生们讲授过《诗经》,但却对白先生的论断表示理解和赞成,这不仅因为我欣赏他的探索精神,更因为他的说法可能更接近文本本义。

众所周知,诗三百篇,由于其篇幅短小语言简约,本身就给人留下了较为广阔的诠释空间;而汉兴之后确《诗》为“经”,汉儒便以美、刺说诗,把文本由独立自足、情感丰沛的本体,转换为某些本质上外在于诗歌的儒学政教伦理的喻体,于是外加于诗的曲解误解的尘垢,便在与时渐增的同时,也呼唤着人们的清理。正因如此,虽说“诗无达诂”,“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汉姆雷特”,“形象大于思想”,但是对文本本义的追寻却始终始终是文学研究者孜孜以求的事业。宋欧阳修在《诗本义》中,就将《诗》义归纳为诗人之意、太师之职、圣人之志和经师之业,并对四者进行了“本”和“末”的区分,充分体现了他对“诗人之意”即作者作品本意的重视与探究。遗憾的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仍把“圣

人之志”和“诗人之意”并视为“本”,这不仅导致了“二本”两元之说,更重要的是如前所述,“察其美刺,知其善恶,以为劝戒”的圣人之志的体察往往游离于诗文之外,实是援引世俗观念和政治理念解诗,虽丰富了对诗可“喻”之意的理解,却影响着对文本本义的解读。好在以姚首源为代表的清代独立思考派学者,对汉儒和后来的程朱理学都提出质疑,跳出了沿袭已久的政教化说诗理论的束缚,以疑古勇气、实证精神、诗人意味去追寻诗歌的本义,力求通过“涵泳篇章,寻绎本义,辨别前说”还“原诗之真面目”。而现代意义上的《诗经》研究,正是接续清代独立思考派“以文学说经”的思路,通过对《诗经》经学性质的消解以及对文学性质的确认开始的,胡适、顾颉刚、钱玄同、郑振铎、闻一多、郭沫若,无不如此。当然毋庸讳言,现代启蒙学者和共和国成立后所撰文学史,无疑多受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凡谈及古代文学作品主题,几乎无一例外地沿袭了阶级分析的方法,于是中学课堂上讲述《硕鼠》《伐檀》便至今率由旧章,作品都成了反抗阶级压迫的产物,惯性思维和本本主义使得返璞归真并非易事。

正因如此,白先生的辛苦和见解便十分值得尊重。不是说,两千五百多年前就不可以或不可能有反抗剥削的作品,而是说以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文艺理论为指导在“实事”基础上的“求是”的确十分重要。回到《硕鼠》,民歌不过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而已,在生产力水平低下而自然灾害严重的地方,劳动者把人与自然的斗争形诸歌咏情通理顺,自然也就顺理成章。而且,如喻体是奴隶主,“食黍”、“食麦”之后食其它果实尚可理解,而“食苗”何以落实?莫非是奴隶主的生活也到了食苗而生的窘境不成?倘若是的,该诗的讽刺力量也恐怕就大打折扣了,而这显然不是刺贪、刺君、刺政说者的初衷。更何况,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历朝历代的人文学者都没有多少人敢率性地将文学的标枪直接抛向统治者,我们怎么能脱离文本和历史真实而“己所不欲却施于人”地让几千

年前卑微的奴隶去膺此重任?不错,作为读者,可以对作品做出不同的理解包括理解为刺贪刺虐刺君,但请注意这不过是《诗经》“兴、观、群、怨”社会价值中“兴”和“怨”的体现,而并非文本的本义。文本的本义是“本体”,而此外见仁见智的理解不过是“喻体”,我们可以存“刺君”一说以供参考,但不能囿于陈说以“喻体”遮蔽“本体”本义,更不能简单地将“喻体”定于一尊,因为这样的做法不仅不符合文学研究正本清源的要求,也违背了文学鉴赏“诗无达诂”规律,未必是对原始作品和文化遗产真正的尊重。

作为对《诗经》作品的系列解读,白先生的奉献显然不止于此。在《车人赞歌》中,他从《伐檀》中读出了古代从事造车行业的“车人”对自己劳动的自豪与礼赞;《棠棣花》则一如既往地抓住独特的文学意象,分析了《采薇》因戍卒忧时伤事、爱国恋家而催生的沉郁与悲慨同在、哀伤与豪迈递进、思归与战斗并举的复杂情感和深广意境。而从第六篇文章起,他将关注的目光由农人、车工、士卒的生活再次转移到《诗经》里最多的爱情故事中来,“一瞥惊鸿”自然“情动河边”,纵然“流水无情”却仍“滨水狂欢”,“窈窕”的身影出入“东门”且浪漫于“山”“隰”之间……白先生用他看似漫不经心实则有着“去伪存真”的深意存焉的系列文章,给我们铺陈展示和演绎了本色自然而真情饱满的中国爱情的古典华章。白先生的解读,不仅将“诗”成“经”后所蒙的尘垢拂去不少,同时也让我们从文学言语层面切入,逐步深入到文学形象、文学意蕴、哲学意味和审美意蕴层面,在《诗经》多维立体的审美结构和艺术堂奥中探精测蕴。如果说前者是内容上的返璞归真的话,那么后者则是艺术上的还“经”为“诗”。作为诗人,他在用诗的语言、诗的逻辑、诗的艺术解读诗作,他善于“披文入情”,对每一篇作品的理解都清醒精准且深刻充分地把握住感情的脉络,并常运用音乐术语进行易为人知的类比阐释;而在《山隰有某》中,他则指出了“山”“隰”隐喻男、女的艺术特点,这和大家熟悉的以“打鱼”“钓鱼”隐喻求偶、以

“烹鱼”“吃鱼”隐喻合欢、以“饥”隐喻性需求得不到满足、以“食”隐喻性行为、以“饱”隐喻性行为的满足等一起,有助于大家对《诗经》内容的深入理解和对创作手法及其规律的进一步掌握……

古人谈及儒家经典著作,常用“六艺经传”一词,“经”指诸如《诗经》之类的经书,而“传”则是指阐释“经书”的文字。两千多年来,研究《诗经》的著述数以数千计,存世的也有一千多种,它们经岁月长河的淘洗不乏经典之作,但仍给后来者研读《诗经》留下了巨大的空间。白先生曾和我谈及,于中文而言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科班出身,可在我看来这倒让他有了不轻入前人窠臼的优势;而他过去以自强谋生立业的经历,使得他纵是读书为文也有“板凳需坐十年冷”的奋斗勇气和钻研精神;尤为难得的是,他在文字文学方面本就不无天赋,而饱经沧桑的人生经历使他对人事和作品更富有深刻且不循常规的体察与理解。正因如此,我希望着看到他更多的解读经典的文字,因为学术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传承中华经典文化善莫大焉。至于其文字流传的广度和历史久远度,无疑首先取决于他自身继续不懈的钻研,同时也需要读者诸君的关心和关注。

我突然想到,文学作品犹如美人,她需要爱她的人的理解与欣赏,因为“爱是理解的别名”;而研读文学作品的好的文章,同样也需要知音,因为“兰蕙本为空谷品,花香独契素心人”;而真正的知音,都有“静”的心境和“敬”的心态,在世风浮躁的当下尤需如此。我也想到前两天白先生和我微信谈及他写的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曾引用明人童佩的诗句回复他:“花气惟春识,书声只鹤闻。传经君独往,弟子候河汾。”我权将这两句诗作为本文的结尾,“花”“书”者,既指《诗经》作品,也指“传经”的白先生的文字。我同时摘引其中一句作为本文的题目,“题”古义为额头,“目”本义乃眼睛,而文章“题目”更是“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我以此为题是,其意正是在呼唤更多善解人意的“春”和“鹤”……

◇人间味道

考 试

□ 雷国裕

细细想来,平凡如我者无处不逢考,考试如影相随了几十年,谓之考试人生并不为过。而考试前后的种种场景,回想起来至今难以忘怀。

那年中考结束,得知分数达到师范录取线后很是高兴了一阵子,但很快又犯起了愁,因为入校后还要进行一次艺术测试。据说测试不及格者,同样会被返回原籍。我在家乡的小学初中读书时,音乐美术课常常被其它主科挤占,可以说所谓的画画唱歌简直一窍不通。不通归不通,为长远计硬着头皮也得上。所幸初三班主任体谅我们的难处,利用个人关系找来美术音乐老师,为我们几个考取师范的学生进行为期一周的集中辅导。

歌曲呢,我就选取了旋律简单的《小草》,而素笔画就以农民用的锄头为临摹物。这一歌一画也就是人学要测试的内容。老师鼓励说,你们都是可塑之材,切不可掉以轻心因小失大。我深以为然,毕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能考上中专也是很不容易的。于是,每天早起我就一个人跑到村外的庄稼地,把刚刚结穗的高粱秆当作观众,像演员淘嗓子那样吼呀唱呀练呀,“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一字一句,反复练习,时间长了竟也见到成效,慢慢跟上了节拍和音调。而对于熟悉的锄头,从阳面阴面两个侧面仔细揣测,认真临摹,草纸画了一张又一张,最终立体感凸现,就像父亲使用过的一样真实存在!俗话说讲,有志者事竟成。知之为之知之,不知为不知。只要一以贯之持之以恒,就没有学不会的东西,克服不了的困难。最终,在入校测试中,我顺利过关。

上中专后的第一年,有一次班会上要求口头作文。我事先下了足功夫,光稿纸就写了满满五页,并且死记硬背,自认为烂熟于心。那天,

同学们按学号轮流登台,大家神态自若,临场发挥得都比较出色。当点到我的学号时,我的心“突突”的跳得愈发激烈起来,满脸憋得通红,腿部发软似有千钧压力。好不容易站到讲台中央,面向四十多名同学就像面向黑压压的一片森林,脑袋瞬间一片空白,口唇嘟囔着只讲了一句“同学们,大家晚上好,我演讲的题目是……”便没有了下文,我窘迫难当,手脚无措,当时真恨不能有条地缝钻进去。所幸同学们愣怔一会后,便用掌声把我请下讲台,班主任也适时为我解围:“雷同学下次再为大家做精彩演说!下一位同学上台……”

一次自修考试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考试。那时监考并不严格,手机还没有普及,也没有金属探测仪搜身,虽然规定不准携带书本字条入内,但不少考生视若罔闻,腰间腋下裤兜里塞得满满当当,监考老师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做个顺水人情。而我早已习惯中规中矩,不让带的书本小抄坚决不带。有一次考试,就偏偏有一题冥思苦想也答不上来。眼见得其他考生翻书的翻书,抄夹带的抄夹带,脸上还露出暗自窃喜的神情。我心里虽然发毛有些着急,但仍然克制恪守不为所动,既不左顾右盼寻求帮助,也不搞抄书抄夹带的小动作。监考老师起初还在教室里来回游走,做出全程监督之状,后来干脆在教室门口,眼睛径直向外,与别人拉呱聊天了,偶尔向我投来不解甚或疑惑的一瞥!我纹丝不动,独自思考,此刻却变得浑身不自在起来,仿佛不合流另类的是我,调皮捣蛋的是我,犯规抄袭的是我!

嗟乎!世间之事有时真的是良莠难分真假莫辨!而我于,则始终恪守“巧伪不如拙诚”的教条,做人处事“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忠诚老实,立德修身,未敢懈怠松弛。



翩然扬袂者谁予
陌上酣歌缓缓归

张德华 摄

◇艺术长廊

虎子版画

□ 解德辉

版画家陈国虎,艺名虎子,出生于临县碛口镇。碛口古镇风姿多彩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韵味无穷的晋商故事和风俗逸闻,古韵悠悠的古街巷、古店铺、古码头、古村落,黄河百里画廊之惊世画卷,古色古香的李家山、西湾民居建筑,成为他版画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

晋绥版画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经历由粗犷到细腻的转变、由黑白到套色木刻之演变历程。鲁迅作为中国新兴版画的领头人,曾形容木刻版画:“一副铁笔和几块木板”,便可以发展的“蓬蓬勃勃”,而又可“一版多印,行远及众”。著名的木刻版画家有牛文、力群等,他们是虎子学习传承版画的榜样。

品读虎子版画,从单幅创作的角度看,其构成要素、类型、版面设计和色彩都比较讲究,且能全面展现黄土风情及窑洞的艺术价值。从实用角度看,极具装饰性,其特殊之刀法韵味,让国内外藏家们看的爱不释手。而绝版套色木刻是虎子创作生涯中的一种新趋势,以自己的制作技法扩大了版画的范围,尤其是在传统窑洞聚落建筑表现上,层层递进,手法独特,他对黄土窑洞套色木刻的艺术形式表达,可谓超越了一般油画与国画之效果,一些画家评价“碛口套色版画”的创作程序和审美意识都得到了大大的突破。

虎子版画的代表作《碛口套色版画》,从大四合院到窑洞遗址,从黑龙庙到古码头将作者艺术情感、情绪的变化表现于套色木刻版面中,既彰显了民居窑洞文化,又刻画了庙宇和晋商码头文化,色彩彰显有力,递进分明,极具版画之功效与质感,赋予人以实用性、观赏性,增进人们对碛口古镇悠久历史与黄河风情的了解。

老板故意使坏,对我说:“那就来个王八?”我只好问他:“真的哟?”他说:“有咧!”我急中生智说:“那就炖个八斤重的王八。”他一口嘴说:“这个真没有。”我连忙说:“那就是虾酱炒豆腐吧!”大伙笑作一团。至今老伙计们吃饭时这件事还是谈资笑料。以后吃饭,只要有我在座,虾豆腐肯定是必点之菜。

九十年代以后,到外地出差旅游,不少饭店都有了虾豆腐这道菜,而且还与时俱进,衍生出了虾酱豆角、虾酱莴笋等等,但我怎么也吃不出汾阳虾豆腐的味道。随着年龄的增长,却竟在虾酱豆腐中悟出了一些人生哲理,你想那白白嫩嫩的豆腐,开水里煮,凉水里漂,热油中翻滚,虾酱中滋润,方成美味,让人赞赏,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成就一方美食。有人说一道虾酱豆腐暗合着汾阳人的诸多性格,外表平和内心炽热,既爱面子更有里子,简洁不简单,内秀不张扬,我深以为然。特别是年近花甲等待退休的我,每天中午回家,老婆炒个汾阳虾豆腐,切个三泉凸凸肉,调个绿豆旋粉,拌个粉丝豆芽,抿上二两老白汾,啜上碗三色面抿尖儿,一日足矣,夫复何求!

汾阳虾豆腐

□ 文峰

汾阳虾酱炒豆腐,起源于何时,发源于何地,的确难以考证。但汾阳人都认为这是道汾阳名菜,也是汾阳考验厨师水准的首选菜品。于我而言更是舌尖上的最爱,我奶奶做的虾豆腐更是刻进骨子里的记忆。

奶奶做虾豆腐与饭店厨师不同,自成一派,独具特色。首先是豆腐必去太和桥打,老派汾阳人从不说买豆腐,都说打豆腐或割豆腐,以冀村和三泉的豆腐最佳,虾酱则派我去府学街西口的六门子或鼓楼北的糖酒副食商店去买,一般是拿个罐头瓶瓶,专买柜台下面黑瓷瓮瓮里装的散装虾酱,里面还有不少虾兵虾将的残骸。这种虾酱闻着臭吃着香,味道最正宗。

我奶奶做虾酱豆腐是葱切丝蒜切片不放姜,豆腐焯水时间长。比麻将块略小的豆腐,越炖越嫩,最好的状态是白白净净,颤颤巍巍,浑身是沙眼,开水锅里捞出来后再直接放进凉水碗中,这样豆腐才紧致不会散,然后把虾酱用热开水化开打散,锅中热油炒香葱蒜,趁热倒入虾酱,油锅中虾酱嘶啦作响,翻滚冒泡,再把控了水的豆腐倒进去,大火翻炒三二分钟,最后勾点薄芡,一道眨眼冒泡,烧人烫火,让人垂涎欲滴的汾阳虾豆腐便大功告